

存亡絕續的三十八年

郭驥

——追懷陳故副總統辭修先生

危疑震撼撥亂反正

民國卅八年是全國人民遭遇空前浩劫的一年，也是國家民族存亡絕續的一年。共匪全面叛亂，大陸人民淪入水深火熱之中，回憶當年情景，混亂、艱危、驚恐、憂惶，真是不寒而慄，好像是惡夢初醒；與今天臺灣的安定、繁榮、安全、快樂，成為強烈的對照，這是料想不到的奇蹟表現。陳故副總統辭修先生受故總統蔣公特達之知，付託之重，苦心孤詣，任勞任怨任謗，以雷霆萬鈞之力，扭轉當時搖搖欲墜的臺灣危局，寫成一章血淚交織的史篇。

民國三十七、八年的時候，大陸局勢，固已危險萬分，而臺灣情形，更易受到感染，隱憂深重。政治方面，不但政府信用尚待建立，甚至還有少數野心份子與國外不肖之徒，互相勾結，從

事「獨立」、「託管」等出賣國家民族的活動；匪方且復不斷秘密遣派第五縱隊潛來臺灣滲透，挑撥離間，製造事端，策動所謂「三罷一慘」（罷工、罷課、罷市，製造慘案）的陰謀，破壞秩序，擾亂治安。軍事方面，當時所謂「官比兵多，槍比人多」，雖然未免過甚其詞，但臺灣兵力非常單薄，不足以抵抗敵人渡海進攻，則是事實。由大陸撤退來臺的部隊，大部份是精神頹廢，紀律鬆弛，士氣低落，鬥志消沉。財政經濟方面，財源枯竭，生產萎縮，物質缺乏，通貨膨脹，物價高漲，頗有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」之勢。社會方面，人心動盪，到處充滿了消極悲觀和動搖失敗的心理；而匪謠散播謠言，尤使社會人心不安，對反共前途失去信心。地痞流氓，滋生事端，鬥毆劫勒，時有所聞，社會秩序的混亂，治安防務的空虛，真是岌岌可危，不可終日。國際方面

，顯然認為中華民國的死亡，已被註定，臺灣的陷落，只是時間問題。因此，若干國家便很快地承認了匪偽政權，還有若干國家，不派使節隨我政府遷臺，徘徊觀望，準備隨時撤離。當時籠罩我們四周的，是失敗的悲哀和淪亡的恐怖。民國三十八年八月四日，連與我們關係最親密的盟邦美國，於調處失敗之餘，大陸局勢迅速逆轉之際，竟發表白皮書，宣告對華採取「袖手旁觀」(Hand off policy)政策，無異投井下石，使我國完全陷於孤立無援的困境，少數沒有決心膽小如鼠之輩，紛紛轉赴香港或其他國家避難，以圖苟存，這隻救生艇，真有淪亡無日之憂！

辭公於民國三十二年任遠征軍司令長官時，即患胃潰瘍病，美軍友人曾勸他赴美治療，祇以責任所在，無法遠離，直至三十七年，始獲准辭去參謀總長本兼各職，當時還有許多友好以美國



「為之尊戴擁胞台獲極革改地土行推力大灣台在，示指統總蔣 承秉公辭陳
。影合儷伉公辭與後舞載歌載郎女胞山，時地山視巡公辭為圖，「伯誠陳

醫療設備完善，勸他前往診治。他不忍於國家多難，共匪擴大叛亂之際，規避遠遊；更不願在政府經濟崩潰之時，耗費國家寶貴的外匯，婉辭邀約。於六月前往上海國防醫學院澈底檢查，結果割去胃部四分之三。當時施行手術，沒有現在進步，開刀需要勇氣與決心。在上海住了幾個月，進步雖然相當快，但沒有完全康復，離滬赴臺之前，曾返南京一行，料理公私事務，十月的上海，秋高氣爽，已有幾分寒意，他穿着一件淡灰色的舊夾袍，戴了一頂舊呢帽，偕

同夫人馳往龍華機場，僅有幾位部屬，看他慢慢登上飛機，朝着臺灣飛去，移居臺北草山療養。

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報載行政院任命 辭公為臺灣省政府主席，事出突然。他本人與原任主席魏伯聰先生事先皆無所聞，魏主席於接到電報之後，馳往草山電力公司招待所訪晤 辭公，他當即表示要向中央力辭，一因身體尚未康復，難膺重寄；二因魏主席本屬至好，在人情上也不便接任他的職務。魏主席相當機警，認為中央事前未曾徵詢他們二人的意見，甚至不及通知他們調動的消息，恐怕政治上一定有緊急重大的變化，隨即獲悉 總統蔣公引退，不容 辭公從容療養，因即臨危受命，於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五日正式就職，揭示「人民至上，民生第一」以為一切施政的依歸，並宣稱：「臺灣不是日本人遺留給我們的，更不是戰利品，是臺灣同胞五十餘年血汗所累積，是全國千百萬軍民先烈血肉的犧牲從日本人手中爭取回來的，我們若不把臺灣弄好，非但給日本人譏笑，更何以對先烈？對後代子孫？」他就在政府危疑震撼之秋，國脈存亡絕續之際，以沉重的心情，肩負起這份救亡圖存十分艱鉅的重任。

歐清石遺產的故事

大陸局勢迅速惡化，一瀉千里，無可挽回，而臺灣地位也更顯得重要了。辭公就任省府主席之後，同時奉派為臺灣省警備總司令、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。一月間，他到南京請訓，總統

適於當日離京，他於中途接到電報，改飛杭州晉謁 總統於寬橋，報告治臺方針。請訓後，並曾轉往南京滯留一、二日與有關方面接洽公務，了解一般政治情況。返回臺北，他謹慎地、堅決地、勇敢地處理一大堆棘手的問題。工作雖然艱鉅辛苦，而事權統一，責任分明，精神却是愉快的。

民國三十八年七月十九日行政院決定設置東南軍政長官公署，任命 辭公為東南軍政長官，

授以軍政全權。乃辭去警備總司令，該部縮編為保安司令部。八月十五日，辭公正式就職，其首要使命為確保臺灣及如何在閩南爭取主動，以及策應中央政府與部隊撤運來臺。

為專心策劃東南沿海及臺灣戰守事宜，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辭公奉准交卸臺灣省政府主席職務，專任東南軍政長官。

總統引退，革命失去重心，他首先電請 總統復職，全國響應。三月一日，總統以民情期望殷切，與論的敦促，與革命的

需要，再行積極領導反共革命。

為力求安定

內部，擴大團結

基礎，省政府委員及廳處長，他

決定借重原有全

班人馬，未曾調

動一人。就職之

日，僅發表劉慕

曾兄為主任秘書

，徐 鼎兄為專

門委員，替他照

料公私事務，後

來教育廳廳長許

格士先生因血壓

過高，堅決請辭

，才派陳雪屏先

生接替，新聞處處長林紫貴先生求去，乃委吳錫澤兄繼任。臺灣省政府在大陸將要撤退的時候改組，親友故舊求職者甚多，為力求安定，堅持政策，人事上却少有更動，這種政治作風，看起來簡單，做起來實甚困難。

辭公治軍謹嚴，卸下恩威並濟，人事經費公開，內部團結，所以他所統率的部隊軍風紀優異，戰鬥力堅強，能打硬戰。抗日期間，日本人宣傳他是一個殘酷兇暴的軍人，當時奉派為臺灣省政府主席的時候，民間對他不够了解，懷有畏懼之心。為了確保臺灣的安全，後來他採取了一連串敢作敢為的嚴峻措施，和合情合理的負責解決問題，使臺灣民衆完全改變了對他的觀感，不僅對他有了深刻的認識，而且產生了由衷的愛戴之心，尊稱他為陳誠伯。

澎湖歐清石先生，早年在東京早稻田大學專習法律，畢業後返回臺灣擔任律師，向持反日態度，言論激烈，東港事件，日人誣其為我方間諜，予以拘捕，酷刑拷打，初審被判死刑，歐先生不服上訴，改判無期徒刑。民國卅四年美機轟炸臺北，監獄中彈，他在獄三年，被炸死亡，年四十八歲。臺灣光復後，他的遺屬請求發還其在臺南市被日本政府沒收的一幢房屋，因為日治時代已予標售，雖曾先後一再向二任省府主席請求，幾經交涉，礙於事實，無法歸還。

辭公於接任之後，獲知這件事，認為歐先生是為國家抗日而犧牲，於法雖難補救，於情於理却也需要設法解決，乃指示由省政府向買主將這棟房屋仍舊收購回來，發還其遺屬，省民間之，



陳辭公任台灣府主席兼警備總司令巡視三七五減租成績展覽時留影。

大為感奮。

採取緊急應變措施

為防止匪諜滲透，擾亂治安，他決定人民出入境，需要事先申請核准，引起當時尚在南京開會的立法委員的強烈反對，認為限制人民遷徙行動的自由，是違背憲法的。辭公表示「立法委員的看法是對的，不過，他們不了解臺灣當前的危險情況。憲法固然重要，國家的存在，更為重要，假使國家亡了，憲法也就成為歷史文獻了」。後來經過多方說明解釋，終於獲得立法院的諒解，同情與支持，通過了這個法案，奠定了今日臺灣安全的基礎。

人民窮困，是共黨發展組織的溫牀。大陸軍民大量撤退來臺，地狹人稠，軍糧民食，均成問題。辭公憂心如搗，一面斥資大量購儲肥料，一面大力增加糧食生產，使人人有飯吃，是政府的首要責任，也是保衛臺灣的基本工作。同時實施三七五減租政策，促進農民的增產興趣，消除地主剝削佃農的租佃制度，使共黨無從煽惑。解決土地問題是反對共黨釜底抽薪的基本要圖，可是一般人民都因承襲了傳統觀念，却不能接受。

地主以祖先遺留下來的土地，豈能轉讓給佃農，而陳情反對；佃農以繳納十年地租，耕地即歸自己所有，天下那有這種便宜之事，而不敢相信。辭公排除萬難，毅然決然的將臺灣水泥、紙業、工礦、農林四大公司轉移民營，換取土地，轉給佃農。地主將資金轉移於工業發展，獲利倍蓰；佃農也因之收入增加，生活大獲改善。土地

改革成功，就是基地安全的有力保證，而今世界各國實施土地改革，均以臺灣為範例，這是國家的光榮。

大陸撤退來臺的部隊，七零八落，辭公決心予以整編訓練，嚴格規定隊伍登陸之前，須先繳械，以免流為散兵游勇，影響治安。登陸之後，集中管訓，計取消了十幾個兵團司令部，三十幾個軍部，並裁併了若干軍事單位，核實發餉，精簡機構，節省公帑，這不是常人的勇氣與魄力所敢為所能為的。當時臺灣只有戴戡所率的第六軍，力量比較充實，防務空虛得很，他的內心十分沉重。有一天，他忽然和我談起，「徵兵制度，一時不易建立起來，這裡兵源缺乏，閩浙沿海尚未淪陷，我們派人前往招募如何？」我報告「現在兵荒馬亂，老百姓紛紛逃難，恐怕無兵可招了！」他默然無語者久之。

卅八年夏，民意代表和輿論都鼓吹保衛大廣州，主張把江西轉進粵東的胡璉所部第十二兵團，用來防守。辭公很不以為然，建議總統調來臺灣整訓，剛巧匪軍二萬餘，由閩南渡海登陸進攻金門，胡璉部隊適時運到，加入戰鬥，俘獲甚多，創下了光輝的古寧頭大捷，金門從此金湯永固。跟着又有登步島之勝利，業已衰頹的民心士氣，由此振作起來，對國家前途，也開始恢復了信心。

共匪對於臺灣，早已佈置地下組織，我們撤退前來的時候，他們就開始施展其挑撥離間的故技，盜竊、搶劫、兇殺等案件，時有所聞，治安上受到極大的威脅。辭公兼任警備總司令，彭

孟緝將軍副之，我任辦公室主任，深知當時軍事上、政治上、治安上、社會上的很多困難，辭公不得不採取嚴厲措施，清除匪諜活動，確保基地安全。這一年，破獲好幾件驚人重大的匪諜案子，處以極刑，擾攘紛亂的局面，從此逐漸的安定下來。

當機立斷壯士斷腕

國立臺灣大學和省立師範學院的少數教職員學生，也受到匪方的感染，不滿現狀，無理取鬧，與大陸共匪職業學生一樣，提出「反迫害，反征糧，反征兵」、「反憲法，反政府，反美國」等口號，地方士紳如黃朝琴、丘念台等先生鑒於共匪在大陸煽動學潮，發動罷課，製造血案，困擾政府，引以為憂。曾建議從速鎮壓，以免星星之火，演成燎原之勢。一般家長和絕大多數善良的教職員學生對此也都感覺不安。辭公却曲予優容，不為所動。直到有一天，學生出來遊行，打傷維持秩序的警察，他立刻召集少數高級有關人員，包括臺大校長傅斯年先生在內，舉行緊急會議，決定予以澈底整頓。學風敗壞到這種程度，雖號稱自由派人士，也無話可說。於是警備總部於半夜調動隊伍，將臺大與師院包圍。事先已將有問題的教職員學生調查明白，次晨，將他們集中起來，並宣布「你們既然對政府不滿，可送你們返回大陸，如大陸比臺灣好，就請你們在那邊定居；將來若覺得匪區暴虐無道，歡迎你們覺悟來歸」。真正匪諜，依法制裁。師範學院改組，派劉真兄負責整理。

二十餘年來，臺灣學生能够安心讀書，人才輩出，這是主要關鍵。事後，辭公說過：「處理這次學潮，三天三夜，沒有好好休息，比打一次仗還辛苦。你們年輕，不懂我的心意，學潮好像手上長了一個瘡疤，必須等它發膿成熟，疤頭呈現白色，動一下手術，將膿擠出，那就好了。假使開始發現瘡疤，馬上開刀，不但青年叫痛，老師、家長都不同情，甚至還要責備政府壓迫青年。等到大家一致要求非清除少數害羣之馬不可的時候，才可獲得民間的諒解與支持。處理事情，若不考慮時間因素，明明做了一件有益國家的事，如被匪謀利用宣傳，往往得到相反的結果。」我們過去在大陸，因處理學潮不慎，就受了許多慘痛的教訓。

臺灣光復未久，因為共匪在大陸上到處破壞交通，以致物資非常缺乏，當時甚至飲水供應，都感困難，幾乎使人不敢相信。臺灣四面環海，飲水不夠，豈非笑話，但這却是事實。海水不能飲用，日治時代，臺北市自來水的供應量，最多僅够廿四萬人之用。

三十八年大量軍民撤退來臺，各地自來水廠擴充設備，一時來不及，就成了嚴重問題，其餘可推想而知。少數不識大體的商人，只圖自私自利去賺錢，不顧國家安危，操縱金融物資，壟斷商品市場，從事投機取巧等不法活動，所謂「不怕颱風怕海風」，這一句話表現了當時臺灣經濟的波動混亂與人心惶恐。辭公以壯士斷臂的決心毅力，將地下錢莊的中心——七洋大樓，予以查封沒收，一千人犯依法嚴懲，才把這個「為非

作歹」的海風壓制住，使其不再與風作浪，工商界從此穩步走上軌道。

過去檢舉匪謀匪產，訂有獎勵辦法，用意甚好，可是流弊極大。少數地痞流氓就利用了這個辦法，偽造證據，勾結不肖官吏，誣陷善良，使工商界人士簡直走頭無路，例如申六紗廠，就是當時省政府財政廳長晉京公幹，途經上海，以臺省每年需耗三千萬美元進口布疋，而大局業已逆轉，無可挽救，勸廠東榮鴻源將紡織機器搬遷一部分來臺設廠，那知竟被歹徒以隱藏匪產罪名提出密告，竟遭沒收。

後經多年申訴，雖由安全局查明冤屈，裁決發還，但其損失業已無法補償。少數壞人食髓知味，跟着誣控申一紡織廠也是匪產，臺灣毛絨廠總經理孫元錦甚至被逼懸樑自殺。辭公閱報獲知其事，極為震怒，嚴令究辦。批示：「申一機器，不得沒收。各有關單位不應再持異議，須知機器留在大陸，為匪生產，搬來臺灣，為我所用，節省外匯。」逼死孫元錦的不肖官吏，也受到嚴厲的懲處。自此以後，臺灣工業之所以能够起飛，經濟之所以能够發展，這兩件案子的得以昭雪，實為其契機。

仁風德澤遺愛長在

民國三十八年初，兩百餘萬軍民隨同政府播遷來臺，交通秩序混亂，汽車橫衝直撞，每天壓死若干無辜人民。有一天，一輛軍車在中山北路一段，開上行人道，壓死四個人，司機心裏一慌，急向後倒，又壓死四個人。陳主席以兼任警備

總司令的身份，下令規定，凡因不遵守交通規則而壓死老百姓的司機，將予就地正法。過了兩天，有一輛吉普車司機在南昌街撞死一個人，觸犯這個規定，經軍法審訊，就在出事地點執行鎗決，從此臺灣全省，幾乎一年多，沒有發生車禍。處決一個草菅人命的司機，無形中不知救了多少老百姓的性命。

辭公常說：「壞人不除，好人不能抬頭。」民國卅八年的臺灣，在他治理之下，非「嚴刑峻法」，不足以挽回厄運；非「安良除暴」，不足以保障安全。在職雖僅僅一年，大刀闊斧，敢作敢為，替國家人民做了許多工作。上面所提的事實，不過是舉幾個例子而已。他如改革幣制，準備實施地方自治，輔導青年學生統籌訓練，分發就業，改良稻作品種，整頓公營事業，興修水利等等，無一不與「確保臺灣，準備反攻」的目標，息息相關。他的為人與個性，忠貞剛毅，勇敢清廉，坦誠率直，嫉惡如仇，在施政過程之中，使奸宄敗類，無所遁形而心懷怨恨，蜚語中傷，政治恩怨，亦在所難免，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是非功過，歷史自有定評。

辭公一生，忠於國家，忠於人民，忠於總統，逝世迄今，忽已整整十週年了，陳誠伯的仁風德澤與遺愛，將長留在人民的心坎裏。

請購存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有永久保存價值的中外雜誌合訂本。